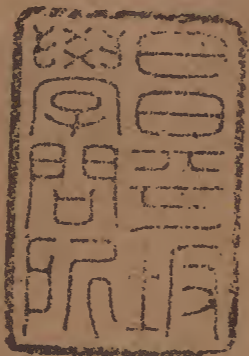


四書松陽講義



			八	漢
		五	五	書
		一	八	門
五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門	冊
二	八	漢	
七	五	書	
兩	八	門	
一	一	冊	
六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81
冊數	5 (5)
函號	277 147

十二

四書
廿五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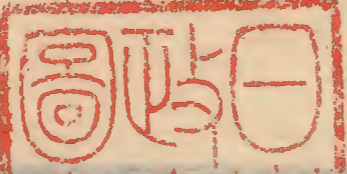
松陽講義卷之十

淺草文庫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論語

君子義以為質章

這一章就處事上見君子學問之精。大抵君子學問規模固極其闊大，而節目又極其細密。故言敬以直內，則必言義以方外。言主忠信，則必言徙義說一義字，已是極細密了。而於義中又有許多條理，不是執了一義硬做去。細密中復細密，無絲毫病痛。中庸所

謂小德川流也。成箇君子，不是容易的。這箇義只是事之所當然。義以為質，一句便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總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有一事的義。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雜不得一毫功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大段不差了。然義又不是可徑情直遂的。非怕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不得一毫疎忽。有一毫疎忽，事雖無傷，亦可恥也。故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不是可稜角峭厲的。非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

只是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鄙也。故必孫以出之，使去矜張，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幾微之間，須臾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後為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故

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從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內。而太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這章是夫子論處事之法。故只從義以爲質說起。學者讀這章書。須於平日將聖賢教人存誠主敬窮理之法。切實去做。到臨事時。却又要省察我這件事。果合義乎。行之有禮乎。出之能孫乎。成之果信乎。稍有欠缺。須猛力撥轉。必使義理爲主。而私意不得夾雜。學問爲主。而氣質不得錮蔽。工夫熟後。到了居安

資深左右逢源地位。則不期然而然矣。

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爲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非也。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

他處禮字。該得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

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爲例耳。其實孫兼言動說。

他書未有不以信爲體。義爲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爲體。信爲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爲宮。

吾之於人也章

這一章聖人自明其直道。欲與天下同遊於直道中。也。毀譽正與直道相反。天下有毀譽。天下無直道矣。是曰是非。曰非。此直道也。過其實。損其真。此毀譽也。毀譽不必盡是私意。有疾惡太嚴。而流爲矯激者。便是毀。有崇獎情殷。而謬爲許可者。便是譽。毀譽一行。不但與直道相反。失其是非之本心。而天下種種病痛。皆從此生。長浮薄而起。奔競禍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特揭以示人。非徒見一身之光明正大。亦以其關係世道之盛衰也。然又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則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蘇子瞻所謂仁可過而

義不可過也。究竟譽必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聖人如此。直道是由鑑空衡平之心。體中發出。天理爛熟於胸中。故隨處因物付物。無一毫安排勉強。即使前無三代。亦決不肖枉。况禹湯文武之謨烈。尚存當年布之爲政。事發之爲訓詞。蕩蕩平平。有一非直道之行乎。古今同此民也。三代可以直道行之。今獨不可以直道行之。耶。使稍有枉曲。無論反之本心。而不安。卽對禹湯文武而多慚矣。蓋禹湯文武所以必由此直道者何也。此道本乎天。率乎性。人人之所共有。卽昏愚邪妄之徒。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此道未嘗不在。感觸之。卽興拂逆之。卽覺。故三代聖王皆不敢易。

今安得而易之哉。此夫子不敢以生知安行自處而托於三代亦述而不作之意也。平生待人接物莫不皆然而一部春秋尤可見直道之發見。拳拳言之其望人直道之意亦深切矣。然此直道雖曰人人固有自非聖人不能無偏。故必講求然後能得是非之真。必涵養然後能持是非之平。不然自以爲直道而流爲毀譽者多矣。今日學者既向聖賢路上行決不肯鼓唇弄舌逞私誣人。只怕見不真養不到不知不覺過實損真無心之毀譽與有心之毀譽病痛一般。故必有居敬窮理之功。然後能行無毀無譽之直道。直道而行時文指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

三代之君言。但民心原自有直道。三代之君特因之耳。若艾千子謂斯民豈盡能直道。卽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在夫子只是法三代之三代則是因民心。

君子謀道章

這一章與子張學干祿章及孟子天爵良貴章同。大。全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

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這兩條說此章大意已明白。但要曉得如何叫謀道。如何叫憂道。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執所以謀之也。擇焉而惟恐其擇之不精。執焉而惟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辨行在有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之意。有常日在之之意。專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食。為已之意重。則為入之意自輕。蓋這箇道是吾所固有的。有了這箇道。方成得人。若道上虧欠了一分。便不成人。所以這箇道是不得不謀。不得不憂的。若夫食是箇在外的物事。萬鍾於我。何加。簞瓢陋巷。蔬食

飲水於我。何損。故君子所憂所謀在彼。不在此。但有一說。這箇謀食。猶云干祿。是道外之事。若夫居家勤儉量入為出。這便是道內之事故。許魯齋謂學者以治生為急。蔡虛齋有言。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復。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都不甚照管。號照管者亦未盡其道。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置錫之地。亦由他。則夫今之士。上既未得有祿。下又不得為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全。不為一家數口計。久遠。這兩先生所言。亦不可不知。然學者又不可因魯齋言治生為急。而一味急去。因虛齋言不得不為

數口計而一味算計去。這箇急字計字須有分寸。若過了一分便在這外去了。讀兩先生之言者又當知夫子以樊遲爲小人之意。又當知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知及之章

這一章是論學之全功。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守是誠意正心事。莊泣動禮則修齊治平事。一部大學工夫都在內。然須知到了仁守時候。修齊治平功夫不是全無的。不莊不以禮。不過是修齊治平中小欠缺處。章內六箇之字。雙峰饒氏謂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泣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

皆要有着落。不可看作無頭柄的話。說到虛渺去了。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習討論。表裡精粗無不洞晰。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雖及之。而物欲牽引。梏亡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者。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途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而猶未也。君子之學也。務其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卽知及仁守矣。吾身之內美。旣已畢具。治世之大綱亦

已粗舉然動容周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卽知及仁守而又莊蒞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旣足生人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疎矣。不莊蒞是瑟僞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充滿之也。此夫子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裏。今日學者無志聖學的固不足論亦有粗知辨別義理未到知及地位便自足了。粗能收拾身

心未到仁守地位便自足了。太本尚未立得何論小疵。此等人學猶不學須將此章反覆玩味便見學問不可有一毫欠缺。夫子所以憤樂忘年顏子所以欲罷不能吾輩資稟萬不及聖賢非用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安能有成。須要努力努力。
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朱子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爲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正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守也。卽不得知不莊蒞不

以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任。莊禮自莊。禮不必以不字貫通章。註氣稟學問之小疵。太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恐非存疑。總說為是。

不莊。注謂是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潛室陳氏則以此心小怠。妄念便生。解不莊。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到底。是內面工夫有缺。註是淺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

禮字存疑。在動民者身上言。太全在民身上言。淺說兼言。當依淺說。如條教號令。張弛寬猛。緩急輕重。得宜。便是禮。此是在動民者身上言。如菟苗獮

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此是就民身上言。

刁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是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

益者三樂章

這一章要人謹其所好樂。太抵好樂者。人情所必有。而所趨不同。趨於日益之途。則日益矣。趨於日損之途。則日損矣。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遏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候。則有以清其

介謹之於有益無損之時。則有以堅其志。尹氏註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這一箇謹字。是章骨子。謹卽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有出此入彼。凜然可畏之意。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但天理上事。不止三者。人欲上事。亦不止三者。夫子何以只就三者說。雙峰尚未發明。得大抵節禮樂三者。是人所最易厭的。驕樂三者。是人所最易犯的。禮樂有制度聲容之節。本極繁瑣。而欲下一辨之考。其本末

定其是非。一毫粗不得。一毫浮不得。且舉世所不能明。而吾欲明之。則迂舉世所不能行。而我欲行之。則近怪。道人之善。易形已之短。易妨已之欲。且善者或爲流俗之所怪。吾唱而人未必和。或爲形跡之所晦。吾信而人未必不疑。至於直諒多聞之友。多不善逢迎。不喜詭隨。且有大醇者。未必無小疵。有高世之行者。未必無遺俗之累。故三者皆人所易厭也。而不知其益也。驕樂是尙意氣的人。其豪華足以驚流俗。佚遊是好清閒的人。其曠達足以惑高明。宴樂是有小慧的人。其尖巧足以誘庸愚。驕樂宴樂。總溺於聲色飲食官室之類。但一尚粗豪。一弄聰明。佚遊則跳

脫於聲色之外。只是尋山問水。以疎放為高。故三者皆人所易犯也。而不知其損也。朱子云。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而慕悅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忘人之善矣。宴樂則憚人勝已矣。這一條說。所以損益處最明。苟於益者之樂。能擴充之。愈樂愈益。以至於不可限量。孔子之樂在其中。顏子之不改其樂。皆是這箇樂做成的。苟

親恐人

於損者之樂。不遏絕之。愈樂愈損。以至於不可收拾。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皆是這箇樂做成的。所樂在此。則所惡在彼。樂一正而七情皆正。樂一差而七情皆差。誠不可不謹也。學者讀這章書。要自審其所樂。果益者乎。損者乎。急去損而就益。深體尹註謹之一字。而實用力焉。勿將聖人之言。作一空話頭看過。見善如不及章。

這一章。夫子思兩種人。一種是知至意誠者。一種是身修而能推以齊治平者。一則體全而未能達於用。一則體用俱全。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世。此一種人。亦是擔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量未

充滿。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視體用俱全之士。雖有優劣。夫子之意却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人。以匡維世運。故已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深望之。不是空空慨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精神全在兩如字上。註謂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皆在這兩如字看出。俗說將這一種人作沮溺丈人之流看。又或作激濁揚清。如東漢黨錮諸君看。皆大謬。此是顏曾冉閔地位。不是過於激揚的。亦不是竟為高蹈的。曰我見其人矣。便見有這等人。庶幾人心可正。學術可興。曰吾聞其語矣。便見這等人。自古論人心者所必貴。論學術者所必重。求志達道之人亦必

先有此本領。然後可擴充而達於用。求志二字。要看得切實。志是何志。周官之法度。關雎麟趾之精意。皆是志內事。志如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堯舜君民事業。豈是可卒辦的。定要講習討論。戒慎恐懼。工夫熟後。方纔自信得過。行義依先輩對上隱居說。猶言出仕耳。或云。惟君子之仕。可謂行君臣之義。在小人。只可云出仕。不可云行義。不必如此說。所達之道。即所求之志也。兵農禮樂。盡範圍於道之中。朝野上下。皆涵濡於道之內。天地位而萬物育也。六府修而三事和也。方纔是達。故註謂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曰吾聞其語矣。便見自古論人

者必以此為極論。學者必以此為至。曰未見其人也。便是想如何可以接續得這樣人。如何可以造就得這樣人。不是傷時語。若作空空慨歎看。便非聖人意。思後來顏子到不遷不貳地位。而用行舍藏與聖人一般。便是夫子拳拳之意。造就出來。天下人品何常。但看教者與學者之力量何如耳。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先要在好惡上着力。將理欲界限辨別得明。操持得定。果能到如不及。如探湯地位。擴而充之。便是求志達道的人。不要因夫子說未見。便謂這樣人。世間再沒有。顏子所造。不讓伊呂。註中云。顏子亦庶乎此。勿泥。

看又云。隱而未見。不幸早死。則是以此章在顏子。既沒之後。愚意則以此章在顏子。造詣未到之前。先後本不可考。註中原用疑詞。似不妨以此備一說也。况天下之大。而有二人焉。亦可謂未見。如未見好仁惡不仁。未見剛者。皆然。不必因未見一語。盡抑聖門高弟。

子張問仁章

這一章與子張論仁。亦是因其病而藥之。大抵仁為心之德。乃人所固有。人所以不仁。只是為氣質所蔽。變化氣質。便是為仁。但人氣質之病不一。因病用藥。方是良醫。故司馬牛樊遲子張皆問仁。而夫子告之。

各不同。先要看得仁字，分明。然後就諸子身上看出。夫子對病藥方，註中心存理得四字，是仁字正解。勉齋黃氏謂心存是心之德，常存理得是事之理，常得分體用。看蓋卽令尹子文章註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仁非有他，只是心無私事當理而已。但一爲氣質所蔽，則本無私者不能無私，本當理者不能當理。治之之法，疎忽不得，懈怠不得，有一件病，必須用一味藥。病一日不去，則藥一日不停，不得怕，不得苦口，厭不得煩瑣。曰五者，便是子張所當用之藥。曰於天下，便是用藥的時候。若五者缺一味，便偏了。若不是於天下，則藥力不到。此夫子未曾數出藥品，而先說一箇

湯頭，與他聽。緣子張是箇才高意廣的人，恐其易視之，故先說這箇冒頭，使他不致忽略。蓋心存理得，境界未易到能如是。庶幾可漸企矣。最要想像夫子一段做醒他的意思。子張便瞿然請問，亦見其精進處。然與顏子請問其日，却有分別。顏子之問，日是於天。理人欲已，判然但恐其有遺漏。子張之請問，是覺向來工夫粗浮，全難憑據。夫子於是明示之曰：五者非他，俱是下學之事，平平無奇，但是實下工夫，不是可以弄聰明逞才力的。一件是恭，一件是寬，一件是信，一件是敏，一件是惠。以此五者存心，則心自然無私。以此五者求理，則理自然恰合。然行是五者，不是

容易的。我欲行而天下許多險阻的事來難我。許多瑣細的事來困我。自世俗看來。這五者件件是病痛。件件有利害。非以不可行自暴。則以不能行自棄。廢於半途者有之。敗于垂成者有之。乍入乍出。乍起乍立。出門便礙。何況天下這箇須要認得清。立得定。恭而或見侮寬而衆不服。信而見疑。敏而無功。惠而不報。不是五者之過。是我行五者未盡之過。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不是水不勝火也。果能行恭。則自不見侮。果能行寬。則自然得衆。果能行信。敏惠則自然人任。有功足以使處處皆是坦途。行五者要到這箇地位。不是工夫至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安能如此。所以不但曰能行。而曰能行於天下。此五句與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一例。所以考驗其能行之實。要鞭辟近裏。不是誇張功效。心至此。然後可謂心存理至此。然後可謂理得氣質之蔽盡去。本然之天自見。然只是下學之功到極處。非有他也。這箇裏便有博文功夫在內。若不是博文。五者不要做偏了麼。亦便有約禮工夫在內。若不是約禮。五者不要自畫了麼。安得爲仁。今日學者讀這章書。各要想自家氣質偏處。偏在何處。便當用何工夫。如醫者認清病症。便服藥。漸漸消磨之。且時刻講究。時刻調理。自然風邪盡去。而原氣復還。如司馬牛樊遲

問仁諸章皆要如此看。若顏淵仲弓則天資高學力深雖有乾道坤道之不同然工夫却較容易學者且學司馬牛樊遲子張可也。

註心存理得蒙引與勉齋之說不同。勉齋分體用看蒙引則云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刻此皆理之所在故心存則理得不分析蒙引非也。雖中庸尊德性朱子以存心貼之則心與理亦可不分析然此處却不如如此至後來講家或欲以五者作理以仁作心或以五者爲心仁爲理或以能行貼心存於天下貼理得或以於天下貼心存爲仁矣貼理得紛紛亂

配其端皆起於蒙引欲翻勉齋之說。

大全輔氏謂恭則仁之著蒙引謂其非本旨此則蒙引是也。輔氏蓋亦認五者爲心與理不知五者是存心之功而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不可直謂之理。

從勉齋蒙引說則是仁從五者而出此自用力時言。從輔氏說則是五者從仁而出此自成功時言。雖似皆有理然此處正論用功故輔氏之說不當來雜於此。至若晚村謂崇禎間各人所視仁字則佛性也五者則小乘名義也乃從外面尋來如禪家寄心法於聖人所言風馬牛不相及此是外道。

家言又非輔氏比矣

明季講家謂於天下三字是惟恐其寂守一心要無處不與天下相感通不知曰行五者便不是寂守一心了於天下三字只是要其不間斷耳不得如此講玩註自明

存疑謂觀恭寬信敏惠五件與所言之效乃是主居民上者言蓋子張時已出仕此說太拘

予欲無言章

這一章註謂與前篇無隱之義相發雙峰饒氏謂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彼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的道路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

上求雙峰之說正是註意蓋此二章一言理是至顯的不必求之高深一言理是至實的不必求之言語然總是道無不在之意開口說予欲無言一句最要看得好不可將言字太說壞了聖人平日教人都是用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經皆聖人糟粕話頭不是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最至實的聖賢之言無非發明此理若專在言語上求却似言則有此理不言便沒有此理看得道理不切實了故聖人欲以言開示學者又不欲學者拘滯於言一日有予欲無言之歎其指示深矣而子貢則云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去聞性天道之時尚遠正以

言語觀聖人之時宜其聞夫子之言而未達也。夫子於是卽天以明之曰道之太原出於天吾人所述者天而已。而天何常有言哉。但見四時行焉則理便流行於四時上。百物生焉則理便發見於百物上。無時不然。無物不有。一息之頃一塵之微莫非妙道。莫非精義。天固不待言也。善述天者何必待言而后可述。堯舜禹湯述之以爲君。臯夔稷契述之以爲臣。易述之而爲卦爻象。象書述之而爲典謨訓誥詩述之而爲國風雅頌。豈以天之無言而遂無可述哉。夫子斯言蓋欲子貢於動靜語默之間隨處體認。如曾子之隨處精察而力行。不沾沾在言語上尋求也。必如此。

方是着實工夫。子貢所以終聞性天道而一以貫之者。其得力於此也歟。一篇鄉黨都是這箇意思。所以於聖人之衣服飲食威儀容貌間無處不留心體察。蓋知四時百物之皆天理。動靜語默之皆聖道矣。非與聞一貫之傳者不能細心切實如此。然須知此是聖門將道理講得明明白白後。惟恐學者不去實處體貼。所以又欲無言。使知隨處理會。若未曾講得明白。卽使就無言處尋求教他何處下手。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知道無不在於聖人言處也。去理會無言處也。去理會未明白者。要講究明白。已明白者。要着實體認。到工夫熟後。真見得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寫

飛魚躍無非至道。便是一貫境界。

晚村謂此與無隱章最易錯解。入異端去。聖人因學者徒以言語求此理。而不實體之身心。故發此以儆之。非謂道本虛無。有不可說者在也。此一條是防援儒入墨之弊。看此章者。所不可不知。時行物生。亦最易墮入禪機。聖人是指點實理。不似禪家木犀香話頭。只是指點此心。

慶源輔氏謂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最是新安陳氏謂其過於密察者。非

其大。聖人適還其道之大。以其體言之。則無一理之不具。以其用言之。則無一處之不到。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俱不能出其範圍。中行狂狷。善人君子。俱莫能窺其涯涘。所以在一國則高出於一國。在天下則高出於天下。不但諸子百家難與比擬。卽亞聖如顏子。亦自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百世之師如夷惠。亦難並其金聲玉振。賢於堯舜。盛於百王。在孔子未嘗有蔑視一切之心。而據其地位言之。則有不足當其一盼者。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大字。所謂本。卽論語吾道一以貫之之一。卽中庸所謂溥博淵泉。所謂立大本。知化育。上節大字兼體用。言此節本字。而以體言。

是就大字中抽出言之。本只是心。但是義理融洽之心。一理渾然而萬理畢具者也。不是空空一箇心。若空空一箇心。則是佛老杳冥昏默之心。不足以應萬事。不可爲本切。莫錯看這本。既立無處不可貫。位天地育萬物。皆從此出。猶水之有源。猶日月之有明。水有源而滔滔汨汨。其流自不可限量。日月有明而旁燭無疆。其光自不可遏抑。要如此看。方是集註一箇本字。然其所謂大。豈一蹴可至乎。其所謂本。豈一蹴可至乎。是有其序焉。故孟子以成章後達言之。而朱子以漸字解之。所謂漸者。與大學之由誠正修而後齊治平。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同。大學中庸

了。亦有可以就之時。彼亦不就。則是隘而已矣。一不屑去也。理不當去而不去。便是中了。亦有可以去之時。彼亦不去。是則不恭而已矣。隘非刻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開人爲不善之門。而欲以正直之道轉移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隘。不恭非輕薄。亦是萬物一體之懷。惟恐絕人爲善之路。而欲以忠厚之道漸化之。但時或失之過。則謂之不恭。這箇隘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疾惡太嚴。至於上下危疑。激成事變者。皆從這箇隘起。且未論至激變。纔有隘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這箇不恭的病。不要看小了。雖只是一點偏。然後世有一種

包容太過。至於賢否混淆。釀成禍敗者。皆從這不恭起。且未論到釀禍。纔有不恭處。也便不是至中之道了。君子以中庸爲學者也。雖當舉世頑鈍之時。得一隘者。亦可以維持天下之廉耻。如涼藥之可以治熱疾。是亦厲世磨鈍之助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雖當舉世殘忍之時。得一不恭者。亦可以消融天下之慘刻。如熱藥之可以治寒疾。是亦革薄從忠之藉也。百世之師也。然不敢以是爲學也。學夫清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隘。况以隘爲學耶。以隘爲學。將有不止於隘者矣。學夫和之得中者。猶恐其失之不恭。况以不恭爲學耶。以不恭爲學。將有不止於不

恭者矣。故由其清之中者。不出其清之隘者。則善學夷者也。由其和之中者。不由其和之不恭者。則善學惠者也。此孔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孟子之所以願學孔子。子思所以提出中庸二字。垂教萬世。皆是這箇意思。新安陳氏謂孟子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這箇憂字。最說得好。孟子不是空空評論。子全是要學者歸到中道上。然須先將中之界限。辨得明白。方纔能得中。不然則自以爲中。而不免於偏者多矣。在夷與惠。何常不要中。皆是不知不覺。做成隘不恭。學者誠有意化夷惠之偏。而學君子之中。其必始於致知格物之功。歟。孟子

所以又曰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今日學者病痛。又不但在隘不恭。只知自私。自利。看得天下之是非邪正。漠不相關。有時激而爲忿戾。爲恣睢。也是從已私起見。何嘗是伯夷之隘。有時流而爲詭隨。爲摸稜。也是從已私起見。何嘗是柳下之不恭。故必先立一必爲聖人之志。在正路上走了。然後再辨其隘不隘。恭不恭。

上一節問架丘月林摘訓分得最好。謂不差。不卑。與不事不友相照。不隱賢四句。與不立五句相照。爾爲爾。與鄉人相照。援止與不受相照。俱是一節深一節。又謂柳下節。通是說他和之極處。不隱二

句。只是起不怨不憫意耳。不自失亦是帶說。俱不重。只重和上。蒙引却重介處了。又援止照上諸侯來。不泛說。皆說得極分明。但須知所謂一節深一節。只是說其靖和。尚未說到隘不恭。明季講家多誤看。

夷惠只是偏。若楊墨於陵則僻矣。百世之師。章取其偏以救世。此章指其偏以明道。太全。朱子明謂孟子直說他隘不恭。不會說末流如此。今時文猶有主末流說者。非。又有云。隘不恭。特以迹言之。然心與迹一也。又有云。所遇之時不同。不得已也。然不得已。何不如孔子乎。此皆欲回護一不不知正

不必回護也。

蒙引謂由其清不由其隘存疑非之蓋以由其清不由其隘則清和乃君子所由矣何以又云願學孔子也不知蒙引自云由其清之得處不由其清之隘處固無病淺說亦主蒙引君子暗指孔子亦指學孔子者與論語逸民章及孟子養氣章皆相表裏

幾亭陳氏曰時中之聖惡惡未嘗不嚴顧其惡也乃矜憫之伯夷則直惡之而已若將免焉惻怛微而潔已勝也不磷不淄明示入羣不亂之意亦與焉能免我相似顧其入也乃欲從而變化之柳下

則夷猶玩忽之而已不必孳孳於成物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是故清和一聖殊病同根愚謂幾亭此條不是若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安得謂聖一子與孔子一樣只是分寸上稍偏

不恭最難體認明季講家謂其外雖俗其心則謂世爲混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愚謂不然如此則看惠作東方朔一流人矣朔是學惠而弊者與惠不同惠之不恭只是欲漸以化之放得太寬不謹嚴耳雖大全朱子亦謂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然惠之玩世不比東方朔之玩世

諸人... 松陽講義卷之十一

松陽講義卷之十二

吳縣席永恂

當湖陸隴其稼書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

太倉王前席

孟子

王者之迹章

這一章因前章歷叙羣聖而繼以孔子亦是示人存幾希的樣子孔子有舜之生知安行而兼禹湯文武之憂勤惕勵其一生學問備見論語孝經易詩書禮樂春秋此獨以春秋言者總註謂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是矣但要想春秋如何存得這幾希



孟子只說得一箇義字亦未言其義之如何須玩尹註所謂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春秋所以存幾希只是定天下之邪正而已邪正定而人與禽獸別矣開口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亾者明儒云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爲王者之迹而播爲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紊於霸圖而聖人因定爲筆削說得極明蓋王霸之分卽是人禽之辨詩春秋之作皆所以使人遠於禽獸雖春秋不但接詩王者之迹熄亦不但詩亾自王迹熄而易書禮皆亾矣春秋作而易書禮皆明矣而詩春秋絕續之際尤顯而易見故就詩言之詩亾所以由王迹之熄者蓋自成康而下其詩爲

正雅所以咏歌政教號令之盛詩卽王迹也自厲宣而降其詩爲變雅所以感慨政教號令之衰王迹猶存乎詩也自黍離降爲國風以後天子旣無命德討罪之權公卿亦無好善惡惡之實宰咺祭伯之屬非復曩時吉甫家父之徒能侃侃正論於廟堂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雖草野之中間有公論然緇衣侯人之篇出其間桑中溱洧之篇亦出其間是非混淆無復能辨王者之迹於是而滅絕矣本因王迹熄而詩亾因詩亾而愈見王迹之熄此時若無人焉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天下將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舊文而筆削焉因

會盟戰伐之事。而高褒貶予奪之義。以禮樂征伐歸天子。以三綱五常歸人心。討其亂臣賊子。正其邪說暴行。夫然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太義炳如。而春秋十書遂爲萬古不可易之經。是春秋也。孔子作之。卽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也。無論諸子百家不能窺其精微。卽如魯史舊文。固當時所稱周禮盡在魯。列國之書皆不能及者也。然其實與晉乘楚檮杌等耳。雖有高於晉楚之處。然非能大相遠也。蓋其事不過桓文之事。非能窺見桓文之隱微也。其文不過史之文。非能超出乎史之範圍也。桓文非無扶危定傾之事。近於仁也。然

特假仁之名耳。非真仁也。桓文非無正名定分之事。近於義也。然特假義之名耳。非真義也。史之文。筆削非不嚴也。然未必盡合萬世之人心。史之文。褒貶非不慎也。然未必盡協天下之公論。是則其事其文。雖非無可取。而揆之孔子春秋之義。則相去固懸絕矣。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云者。雖不敢當作之名。然亦可見其非復魯史之舊矣。一筆削之間。而變史爲經。變霸爲王。非作而何哉。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未作之春秋。人心道心爭勝之書也。春秋作而人心皆化爲道心矣。未作之春秋。天理人欲夾雜之書也。春秋作而人欲皆化爲天理矣。春秋不必盡

刪舊史之事。惟卽其事而明其義。則雖重耳小白之所行。而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意。瞭然可見矣。春秋不必盡變舊史之文。惟卽其文而著其義。則雖董狐倚相之所書。而典謨訓誥雅頌之微言。昭然可知矣。所謂撥亂世反之正。無非指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於禽獸之域。而躋之於君子之途。夫子爲東周之志。不得行於天下。而悉寓之於此。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悉見於此。自有春秋。則詩亾而不亾。王迹熄而不熄。孟子一生學術。亦俱本於此。七篇之中。無非春秋之旨。今學者讀春秋。不可作故事看了。須知其字字指示。我人禽關頭。明白。

得春秋之義。一分方遠得禽獸一分。彼以春秋爲斷爛朝報者。固不知這箇義。卽漢儒之附會穿鑿。亦未深知這箇義。惟熟玩胡文定之傳。而折衷於程朱之論。方纔知這下書。真是萬世帝王聖賢所不能外。

註以詩亾爲雅亾。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雅亾而風未亾。清議猶凜凜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亾。是以詩亾爲風亾。與朱子註不同。今當依註。太抵周之衰也。天子之賞罰不足憑。而士大夫之清議猶足據。於是乎有變雅。其又衰也。士大夫之議論不足憑。而草野之公論猶可據。於是乎有變風。其又衰也。則橫議起。而草野之議論亦不足據。

矣。此論一代盛衰之勢，固然變風詩人之力量小，終不若變雅詩人之力量大，所以風雖未亡，便謂之詩亡。至夫子春秋之作，雖與變風詩人同是庶人之議，而力量又大不同。

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竊取只是謙詞，雙峰饒氏謂以匹夫而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似非註意。

君子之澤章

這一章承上三章，是孟子以道統自任之意。君子之

澤，節引起下節，猶云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君子小人俱指聖賢，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孔子之澤雖百世不斬，此云五世而斬者，蓋即以尋常君子小人之澤言之，亦必至五世而斬，而天縱之聖可知矣。既在五世之內，豈以未曾親炙，未得為徒，而其道統遂邈乎不可接耶？雖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然其流風餘韻未嘗不存。所患者自暴自棄，則澤雖存而無益於吾耳。若有孟子私淑之力量，則雖處百世之下，猶能興起，而况在五世之內乎？一章所重全在私淑句，最要看得精實，所私淑在何處，用何工夫去，私淑不可草草看過了。所私淑者只

是仁義仁義也者。孔子所以接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者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君子所以異於庶民者也。王伯之所自分也。吾儒楊墨之所自辨也。一部春秋無非發明此二字。親親長長是其本領。井田學校是其作用。孟子一生願學孔子學此而已。至論其工夫大綱。只是一箇敬字。敬卽前章註中所謂憂勤惕勵也。其節目則在知言養氣。知言卽孔門博文。虞書惟精工夫。養氣卽孔門約禮。虞書惟一工夫。自古聖賢只是用此三件工夫。去學仁義無他法也。看得私淑二字明。則孔孟精微俱在內了。這一箇人字。註謂是子思之徒。蓋孟子未嘗親受業於子思。特聞

其道於其徒。此處尤可見孟子學聖人的力量。子思之徒未必能盡通聖人之道。而孟子由其流而溯其源。去其疵而得其醇。遂直接孔子之統。雖未嘗與顏曾子思同升洙泗之堂。而顏曾子思不能過也。雖淵源於子思之徒。而子思之徒不能及也。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此是何等力量。說到此便隱然見孔子之道萃在一身。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萃在一身。其自任之意亦至矣。要之孟子所以必欲如孔子者。不是要做聖人。只是怕做禽獸。天下只有這兩途。不是聖人路上人。便是禽獸路上人。出此入彼中間更無住足之處。今學者見人要他學聖。便以爲迂遠。不知

舍此一途便不得爲人。在此一途走雖淺深生熟不同皆人類也。不在此一途上走雖聰明蓋世才力過人皆非人類也。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繼孟子而私淑孔子者周程張朱也。其自任與孟子同亦只是要跳出人禽之關耳。竝不是好高學者看書到這等處要想見聖賢一段萬不得已之心切不可認作迂濶話頭。

仁人心也章

這一章是言仁義之切於人而不可不求。大抵戰國之人多將仁義看作沒要緊的道理。因將聖賢求仁義之學問看作沒要緊的工夫。不知若使這箇道理

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示人。若使這箇工夫是沒要緊的。聖賢亦何苦以此責人。所以孟子指而言之曰。這仁不是別物。就是人的心。人但知有知有覺者。心不知這知覺一離乎天理。便與禽獸一般。如何叫得人心。須是知覺與天理合。方可叫做人心。故這仁乃人心也。此是指仁爲心。不是指心爲仁。這義不是別物。就是人的路。人但知走得的。便叫路。不知若不在正理上走。便如行荆棘一般。如何叫得人路。須步步在正理上走。方是人路。故這義乃人路也。此亦是指義爲路。不是指路爲義。謂之人心人路。則是不可須臾離的了。而無如世之自暴自棄者。拘於氣

稟蔽於物欲有正路而不由反以荆棘之路爲正路也。有本心而不守反以禽獸之心爲本心也。存於內者純是一團私意發出來全是一段邪氣所以遂成了世衰道微的局面。然這箇局面不是不可轉的。轉移之機亦在人耳。蓋這箇人心人路分言之則有二。合言之總是一箇心。義亦是心之所發也。使人能一旦猛省知這箇是吾之心不可須臾離的而奮然求之何難使已放者復入於內還其仁義之本然哉。無如視其心曾不若雞犬或溺於功利詞章而不知求或汨於虛無寂滅而不知求自暴者終於自暴自棄者終於自棄氣稟之拘日益甚物欲之蔽日益深安

於荆棘甘於禽獸故世之衰者愈衰道之微者愈微。江河日下而不可反也。這不是仁義不可求是人自不肯去求耳。所以古之聖賢設爲學問之道如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以至齊治平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尊德性而道問學其事多端這不是好爲迂濶強人以煩苦之事只是要人復其仁義之本心而已。人能從這學問上用力則氣質自然日變化物欲自然日消磨存於中者皆天理而遠於禽獸發於外者皆正道而遠於荆棘由淺而深由生而熟由美大而聖神適還其人心人路之本然。程子所謂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也。誠反覆此章則從事學問以求仁

義自不容已矣。但此章先儒之說多有異同。須要精辨。如陸象山以收攝精神爲求放心。而謂求放心之外別無學問。這便流入於禪。其差不待言矣。卽朱子初說謂放心不收。則何者爲學問。思辨存得此心。方可做去。將學問求放心。分作兩段。亦是未定之論。語類中明明以此說爲未是。惟大全雙峰饒氏之說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心字。又別是一意。若把求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放。則只說從知覺上去。恐與仁人心也不相接了。曩嘗以此質之勉齋。勉齋云。此章首言仁人心。是言仁乃人之心。次言放其心。而不知求。未言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有他。也不過求我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聯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讀者不以仁言心。非矣。這一條說得最的確。詳盡。與語類中所載朱子定論合。集註之意亦是如此。講家依勉齋之說者。或以集註爲誤。此亦不是。蒙引謂求放心是下學事。義理昭著。則說向上達。非謂求放心而後可學問也。得集註之意矣。究竟辨明先儒之異同。不難要實下工夫。則難。學者須將聖賢所謂學問。猛力去做。擇善固執。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念念必從天理上。

起事事必在天理上行務使仁義之本心一毫不走失卓然出於氣稟物欲之上方成得箇人若不去實下工夫總然辨別得先儒的同異只是遙望得一箇路徑不曾去走也不濟事

淺說以學問之道對學問之事言謂學問之道是中庸尊德性工夫學問之事是中庸道問學工夫此本朱子初說而誤看集註意也集註特以事字代道字非以事字與道字對說也學問之道內便兼得尊德性道問學

按仁義禮智各有體用此以對待者言也若以其流行者言之仁初發出只是一點萌芽及其盛則為禮及其成則為義既成而藏則為知故或將仁禮分體用或將仁義分體用或將仁知分體用孟子所以指仁為人心義為人路其實仁義禮智皆在心皆發出在外

鈞是人也章

這一章論大人之所以為大人在先立其心詞義明白只是立的工夫孟子不曾明言晚村云孟子為邪說以理義為外故其立言每危指本體示人固有處多而不及工夫如放心章之求字身體二章之養字此章之立字皆懸空說在二字中煞有工夫非前後際斷空洞森羅之謂立也象山以先立其大為宗旨

舉示魯早民安坐暇自用力操存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中立象山見之曰此理已顯也然則象山之所謂立立其所立非孟子之所謂立也孟子之立欲得其能思之職如象山論乃不立其人耳然則先立之工夫如何曰此孟子之引而不發也孟子以孔子子思爲宗看孔子子思所說卽得之矣晚村此一段發揮得極好愚謂更不如卽孟子自家平生所用之功觀之孟子所用之功如何亦曰知言養氣而已知言卽孔子所謂博文子思所謂擇善書之所謂惟精是平日間能思養氣卽是集義孔子所謂約禮子思所謂固執書之所謂惟一是臨事時能思思之篤實

處謂之誠思之嚴密處謂之敬故范氏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念卽思也誠敬所以形容其思之妙誠敬卽在知言養氣上見不是離知言養氣懸空有所謂誠敬但誠敬是就大綱說知言養氣是就節目說雖不睹不聞之戒懼亦是誠敬然在思前一層不得專指此也謂之先者蓋這知言養氣工夫俱要積累做去不是一日可到的故必及早下手亦不是要人專在不睹不聞時用力也從古聖賢學問只是這先立其大的工夫惟虛無寂滅之學欲入屏絕思慮則心之官便廢了雖自認一箇昭昭靈靈的能爲萬象主却只是一團氣何嘗立得大者所以晚村謂象山

乃不立其大者也。所云小者不能奪，猶云道心常爲
主而人心聽命焉。此處要與志壹動氣、氣壹動志分
別看。蓋志壹動氣，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氣壹動志，分
亦有好的壹，有不好的壹。以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
氣動志，皆是能思而得之，皆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以
不好的論，則無論志動氣，氣動志，皆是不思而不得，
皆所謂奪於小者。不可專認氣壹動志爲奪於小，亦
不可專認志壹動氣爲立其大也。晚村云：心得其官，
則耳目皆從，無非思也。最明前章所謂求放心，卽是
先立乎其大者。所謂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卽是奪於小者。是不特大人小人之分，直是人禽

之分。范氏一箴可危，可懼。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常操
此心未發之時，則戒慎恐懼以立其思之體，發於平
日，則以思去讀書窮理，發於臨事，則以思去省察克
治，皆是立其思之用。總要此心在天理上，便是能立。
不是空空把捉謂之立也。若此心絲毫不在天理上，
便是爲小體所奪，所謂心爲形役也。成何人品？想至
此，須刻刻有戰戰兢兢之念，方得。

張江陵直解講此章云：立本固可以應事而制外，
亦所以養中。故必於淫聲美色禁之，使不接於耳
目。庶幾外者不入，而內者亦固矣。此是將無暴其
氣意補在言外。不知先立乎其大者，固兼得持志

養氣也。

艾千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字中兼人心道心。此誤也。依此說。則思則得之。亦未必盡合於義理乎。晚村云。得之謂得事物之理。非得心之官也。足破艾千子惑矣。蓋此章思字。專以思之善者言。若思之不善者。多由奪於小者。正所謂不思也不思不是。冥然無覺。不在正路上。千思萬想。只喚做不思。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這一章與滕文公爲世子章俱是堯舜可爲之意。而此章自徐行後長以下。俱就孝弟說。又是指示爲堯舜的下手處。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此章最緊要處。然言孝弟。却先言徐行後長者。蓋孝弟二字。若廣言之。如孝經所云。刑乎四海。通乎神明。亦非學者所易到。若徐行後長及衣服言行之間。乃是小學工夫。而刑四海通神明者。之根基也。有子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先指是言之。又是孝弟之下手處。其示人之意。尤切。學者須先認明此孝弟二字。勿泛講了。集註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載陳氏楊氏二說。陳氏一條。卽孝經所言之孝弟也。楊氏一條。卽有子所言之孝弟也。陳氏一條。其意濶。雖堯之於變。時雍。舜之四方風動。不過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只完得孝弟的事。孝弟之外。別無道理。楊氏一條。其

意切堯之於變必本於親九族舜之風動必本於夔夔齊粟許多至廣至大至精至微的道理都從這孝弟始猶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二說雖互相發明却微不同陳氏一條是實意楊氏一條是正意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俱要切孝弟講堯之服何服也寧朴無華寧平無奇孝弟之服也一切盛麗之服奇衰之服皆是玷辱父兄之服非堯之服也堯之言何言也寧拙無巧寧訥無多孝弟之言也一切虛誕之言躁妄之言皆是玷辱父兄之言非堯之言也堯之行何行也寧卑無亢寧拘無肆孝弟之行也一切矜高之行誇張之行皆是玷辱父兄之

行非堯之行也不必遽學其勲之放不必遽學其光之被只此動容周旋間履繩蹈矩刻刻是祗父恭兄之念堯以安而我以勉堯以帝而我以儒雖生熟不同尊卑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同被四表格上下之基本已是在是矣不儼然一堯也哉所謂堯舜可爲者亦爲之於此而已矣不然不但不如堯而且入於桀之路堯與桀分途亦只在此孝弟亦只在此徐行後長之孝弟可不懼哉是又明其不惟可爲且不可不爲者也孟子所以諄諄於此者大約曹交衣冠言動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小學工夫未嘗下手雖驟告以大學猶無基而厚墉適增其病痛而已故

所以告之如此欲其反而先求之小學也乃交僮答以假館受業之言曾不自知其病痛所在無論其志之不篤即使志果篤而爲之亦無頭腦孟子所以又教之曰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言道本人性所固有古今所同然明白易曉講求不難也只是求之有序須要從切實處做起人却不知求耳不從切實處求雖朝夕講貫無益也故不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衣服言行皆務不離孝弟孝弟之道既盡則其心和順以和順之心觀天下之理觸處可見不必負笈從師而無處非師故集註謂此是餘力學文之意猶論語弟子章先孝弟而後可學文也而擴而克之知行俱造其極總不外是不待言矣不益信堯舜之可爲哉此最可想見孟子教人循循有序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吾人欲爲聖人須從小學做起小學工夫不會做得則道雖若大路然亦體認不出即能窺見一二終不濟事雖曰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不免扞格而不入所以朱子特輯一部小學書教人先從事於此而後進於大學與孟子告曹交之意若合符節這箇小學書雖爲童蒙而設然若童蒙時不會做得這箇工夫雖到白頭仍須從這箇做起切莫輕忽了不勝匹雛舉白釣舉烏獲之任講家俱云總在一人身上言見只在用力與不用力固是然力不同

科如何人人能為獲此還只是借喻世間猶有不
盡然者若為堯舜則無有不可能者

明季講家俱云堯舜之道道字不另講下孝弟即
是道也看來道字較濶即本立道生之道孝弟則
其本也

講家俱云大道明白現前故下句云豈難知哉純
以知言與人路路字作共由看者不同此亦似拘
白文雖以知言似兼得行意致知力行總要從孝
弟做起

大全朱子講夫道句云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自
始學言之則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弟如是而為
不孝如是而為不弟其大體向背之間豈不明而
易知乎淺說云夫道道字說得廣不專指孝弟所
謂萬理咸備也與朱子不同然集註却似用淺說
之意今從之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這一章是孟子言仁義非由外鑠言外便有要人盡
仁義之意蓋孟子當時言仁言義人都道是迂濶只
緣不知仁義是人性所固有不是將外邊的道理勉
強他要他學要他慮所以不肯從故孟子平日拳拳
與人言性善只是要人知善乃人所固有便知是不
可須臾離的至此復就良知良能指點之曰聖賢教

人學教人慮並不是勉強人人之本來原有不學而能之良能原有不學而能之良知只是囿于氣稟蔽于物欲不學而能者不復能矣不慮而知者不復知矣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也者所以復其不慮之體並不是以人所本無者強人這良知良能從何處見得只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孩提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這豈待學慮的豈不是良知良能麼世間不孝不友之人只是喪失其本心而非本來無此孝友也聖賢教人以孝友者只是欲復還其本然亦並非強之以所本無也既知孩提愛敬爲良知良能則仁義皆良知良能不必疑矣蓋這孩提之愛

親便是仁之發仁之實可見仁是人所固有的仁非由外鑠也這稍長之敬兄便是義之發義之實可見義是人所固有的義非由外鑠也但謂孩提之愛親敬長卽是仁義這段緣故人未必曉得疑知能之在孩提者與仁義無干這也極容易明白的只看這孩提之愛親敬長不是達之天下無不同之的麼舉天下無一人不如此豈不是天下的大道理仁義只是由此而推廣之耳豈能外此仁義既不外此則仁義非外鑠不必更疑仁義既非外鑠則自當因其端而保守之擴克之由親親敬長以造乎其極變化其氣質掃除其物欲而復還其天命之本然學雖勞慮雖

苦有不可已者。這與論性善諸章相爲表裡。以孩提
愛敬。驗仁義之固有。就如以乍見入井。驗仁。以嗜爾
蹴爾不屑。驗義。以平旦好惡。驗仁義。都是下樣意思。
自姚江之學興。借此章良知二字作宗旨。因借不學
不慮字樣。便欲掃除學慮。而孟子之旨盡晦。不知孟
子所謂良知。是指愛親敬長之心。言陽明所謂良知。
乃指一點昭昭靈靈之心。言大淵不同。孟子言不學
不慮。只是就人之本心自然發見者言。非以學慮爲
不好。而必欲掃除之也。此種議論。真是亂道。將程朱
之書細細玩味。自知其謬。今日學者讀這章書。不怕
不知仁義吾所固有。只怕迷溺於氣稟物欲中。不能
拔出。因循苟且。過了日子。辜負孟子一番提醒。須從
愛親敬長做起。處處要撥去了。氣稟物欲。專在仁義
上走。認得清。守得定。擴得開。方成得箇人。

此章孟子之意。是以仁義爲良知良能。姚江之徒。
却是要尋良知良能來做仁義。所以不同。明季講
家但云。此章欲人自識其良心。便易墮入那一邊
去。孟子第一節。雖未提出仁義。然却暗指仁義。
潛室陳氏及存疑。俱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發。新
安陳氏以親親敬長爲仁義之實。二說似可兼用。
蒙引淺說俱只云。親親卽是仁。敬長卽是義。似混
淺說。以上二節言愛親敬長人之本然。末節言愛

親敬長人之同然。或疑第二節已有同然意。然第二節雖有無不知三字。只是帶言。淺說是也。達字。潛室謂達道達德之達同。講家有欲作擴克看者。大謬。

孔子登東山章

這一章集註謂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一章大旨已了然。但讀者須要細認如何樣叫做大。如何樣叫做本。如何樣是以其漸要一一尋到實處。不要只將註中幾箇字空空說過了。所謂大卽中庸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者是也。道本如是。

是行道之當以漸。此是進道之當以漸。故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講成章及註漸字最明。蓋行道之序如讀書者先讀了四書然後讀本經。進道之序如讀書者四書也要讀熟了然後講本經也。要讀熟了然後講雖同。爲循序漸進。然却不同。須辨時解。有以從本至大爲成章。後達者指成章爲應觀瀾節。指達爲應登東山節。此最謬。依此說則是行道之漸而非進道之漸。與慶源輔氏之說相矛盾。且上節有本已是一貫地位。豈可僅謂之成章。至論成章工夫。不外中庸尊德性道。

問學而德性問學工夫皆不是一層皆要循序漸進由小成而大成由希賢而希聖而希天如水進滿一坎復進一坎節節有成章節節有箇達求道之大處要如此求道之本處亦要如此前二節歎聖道大而本猶顏子歎彌高彌堅末一節則猶言循循然也此是自言其願學孔子本領知言養氣四十而不動心便是成章後達樣子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天下無不可學之聖道亦無可驟學之聖道惟從事於子思孟子尊德性道問學知言養氣之功而細辨其善信美大聖神之節候做成了一節又進一節不患不到絕頂地位但有一說孟子這段話是爲有志聖道而

未能循序者言今之學者病痛不在不能循序漸進在未有學聖道之志束髮讀書都從名利起見非真欲求升堂入室也故終日對聖賢書只叫得自暴自棄須先立起了這學聖道的志然後再論其循序不循序

此章註中聖人似專指孔子正孟子願學之意蒙引淺說俱云泛說不專指孔子者恐非又章首孔子二字顧麟士謂應一讀蓋以登東山泰山原非實事也蒙引卽作孔子登山說辛復元亦疑其實有此事恐皆未是

蒙引云首節四句通是假借形容話小註謂以登

山觀海起聖門難為言者非淺說云遊於聖人之門一句與上句一例亦是形容說愚謂必說以登山觀海起聖門句固似未妥蒙引淺說謂登東山四句通是形容說亦非須依存疑謂登東山一句是形容說意在言外觀海句起下聖門句

蒙引以泛應曲當為聖道之大一理渾然為聖道之本愚謂泛應曲當一理渾然皆是聖道之大處有本則專指其一理渾然者言之

註云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蒙引謂所積者厚如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文章外見則如所謂形著明也淺說謂成章是下學盡頭處此皆

與大全慶源輔氏之說不同丘月林曰成章乃致知力行之事註謂文章外見只是先解字面如此當依存疑為是蒙引便認以為形著明則全說效驗而下學逐節工夫俱畧矣况成章方是下學便以為有本達正是造到大而有本處又只單說箇大此說尤為誤入駁蒙引淺說之非極明

講家謂成章與論語成章不同狂簡成章尚有病故須裁之此成章是成就箇片段乃中行路上走故能達此分別得是

仁也者人也節

這一章是勉人求仁仁之一字有偏言之者是以愛

之理言當時猶有人知其當重有專言之者是以心之德言當時莫不以為迂濶而不切於人自德之一字不明於天下於是蚩蚩之衆惟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為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為人聰明之士則又各因其所見自成一道理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為人者天下的人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為道者這箇仁不是可有可無的就是天所賦於吾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人心也以其具於人之身而非是併無以為人則曰仁也者人也故人固必有形氣使空有形氣無這箇仁

可以為入乎人固必有知覺使空有知覺無這箇仁可以為人乎是有這仁方成得人有這人即有這仁仁與人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但就靜存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道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合於仁則喜怒哀樂即為道視聽言動人之事也而合於仁則視聽言動即為道君臣父子人之倫也而合於仁則君臣父子即為道若舍仁而言道不入於浮薄則入於煩苛不切於虛無則遁於寂滅是異端曲學之所謂道非聖賢所謂

道也是則一離乎仁不成其爲人亦不成其爲道雖
侈然泰然自號曰人其實只是一團形氣耳苟嘗是
人雖巍然燦然自號曰道其實只是一團意見耳何
嘗是道所以孟子常曰有時以仁義並言有時以仁
禮並言有時以仁知並言有時以仁義禮知並言總
之只是一箇仁至此專提以示人曰仁也者人也合
而言之道也此與性善之論實相表裡性之所以爲
善者正以性卽仁也孟子一生知言養氣無非所以
求此仁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
心卽求仁也是卽孔門博文約禮家法也春秋之時
人皆知重仁故孔子多言仁之可求孟子之時人不

知重仁故多言仁之不可不求學者讀這章書要知
聖賢教人求仁不是好爲迂濶是不得不然之事誠
以非仁無以爲入非仁無以爲道也若仁可離得聖
賢何苦必以此責人然空言仁之當求亦無益須實
從孔孟下手做工夫處猛力向前自強不息必求到
熟的地位方不負聖賢這等樣鞭策

此章有重在仁字者有重在道字者有重在人字
者重仁重道則是踐形之意重人則是道不遠人
之意明李講家大抵皆重在人字蒙引一說重仁
一說重道存疑兼重仁道重仁道爲是而重仁者
尤長今從之

仁字道字太全朱子謂仁則性而已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蒙引謂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一說似不同只依朱子爲是

蒙引又云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爲道處此條亦不是仁也者人也便是合矣只是未就其合處言之耳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而言之是責人合蒙引殊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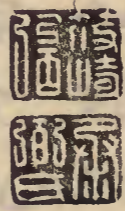
朱子謂仁也者人也與中庸仁者人也有切已言統言之分此蓋以中庸是偏言之仁孟子是專言之仁故爾其以仁責人却一樣

朱子又謂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須知孟子口氣原不如此互說朱子言仁而不言人此一意是實意不是正貼本文

松陽講義。余家藏善本。往歲書肆某
等。謀翻刻之。余謂是書布世。其益於
學者不小。為施訓點以授之。遷延不果。
閱歲殆十。始就剞劂。乃重加讎校。課
誤頗多。隨更改正。又有存而未定者。
人云。校書如掃蕩。猶信矣。曰。思學
者之於經義。亦由是乎。宋元以後。四
書未說。更僕難數。而純正如是。書有

袋。雖是書之修正。在不善讀者。或如
不能多深於所解。則多益而有害。也
翅字畫。似點之誤。比則所當與同志
之人。終身校正也。

文政戊子良月。陸畏堂從崎。弼書。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四書講義困勉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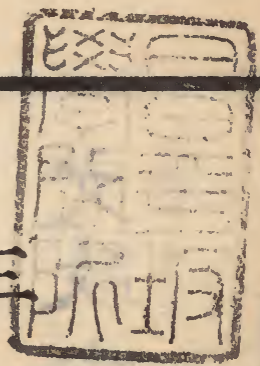
十六冊
唐本翻刻

同

三魚堂四書大全

十六冊
唐本翻刻

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一月發兌



三都書肆

大阪心齋橋通安土町 加賀屋善藏

同 唐物町 河内屋太助

同 南本町 河内屋吉兵衛

同 博勞町 加賀屋彌助

同 江戸堀二丁目 今津屋辰三郎

京都三條通麩屋町 吉野屋仁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